



跟着任勇的镜头闯入北魏

——读《文明太后冯氏》



《文明太后冯氏》全书近35万字，却是一部可以一口气畅读的作品。其情节之紧张、画面之逼人、戏剧冲突之激烈、人物内心之丰富，让人怀疑写书人本就是从北魏来，并且和冯太后是老友。

写这本书，作家任勇先后用了六年时间，两易其稿，一稿24万字，二稿35万字。可以想见，这六年，任勇先生算是真在北魏活了一回。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：“我要通过自己的眼睛、自己的触觉，去接近她，走进她的领域，走进她的生活圈子，走进她的内心世界……冯太后对于我来讲，即如身边人一般，她的性格，她的为人处世，她的三观，她的涵养和学识，她对人生与感情的追求，甚至她说话的语气、举杯的动作、思考问题时的表情、面对恶势力的态度，包括她的缺憾、弱点与私心，我似乎都了如指掌。”

这就不再理解，为什么任勇这本书读起来会有一种毛茸茸的真实感。因为他就像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，扛着摄像机闯入1580年前，对冯太后进行了跟拍，观察她，揣摩她，与她交谈，陪着她长大，变老……

任勇雅好摄影，兼通音乐和美术。在文字中把玩镜头语言，大概对任勇来说，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光影、角度、远近，性格、情绪、氛围。声色交融中，一个个方块字成了画面，有了动静，读者会不自觉地走进去，倾听、抚摸，一帧一帧捕捉被还原的历史场景。

如果你想要翻开它，一定要做好心理

准备。因为你正在撕开历史的白色封条，你可能会感受到北魏的尘土和沙粒拍打在脸上的刺痛……

这是初读《文明太后冯氏》的直觉。我将它当作一个多幕剧的长剧本，先来一次沉浸式体验。剧本引人处，在于以氛围渲染，来推动情节的铺开。几乎是不动声色，就将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表现出来。而心理描写和人物对白中暗藏的机锋，更是波涛起伏，有时如间关莺语，有时又冰破石出。写到乙浑之乱时，冯氏和乙浑的那几场暗战，更是环环相扣，出场人物个个峥嵘饱满，充满电影质感。人物冲突，内心冲突，融入烛影斧声之中，这几幕，即便是单独成篇，亦是很吸引人的作品。

文学作品要写出活生生的人，光有紧张刺激当然不够。

任勇在这本书的自序《扶她站起来》一文中谈到他的创作思路，他要让冯太后“从史料、文物和墓穴里站起来……让她变得立体，变得多面，变得真实，既要一展历史政治人物的风采，也要写出女性人物的特点，和她不可避免的缺憾和不足。”

读《文明太后冯氏》，你会感到陪着冯氏走完了一生，并且看到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那一个个不一样的冯氏，那一个个让人怜让人爱，让人怕让人恨，让人叹惋又让人敬仰的冯氏：

儿时在黄河边吟诗唱曲、聪慧伶俐的

冯女；押解途中勇敢懂事的冯女，为奴时开始思考命运的冯女；与拓跋濬一起跳舞嬉戏的冯女；皇帝身边，温柔可人的冯贵人；内心变得强大，在权力斗争中临危不乱、隐忍又坚定的冯皇后；开始觉醒与抗争，敢于选择命运的冯太后；大胆改制、甘为先驱的太皇太后；教育家冯氏，政治家冯氏，恋爱中的冯氏，沉湎于情欲中的冯氏，失眠的冯氏，忏悔的冯氏……

她就是一个人。任勇剥开后人披在她身上的层层包装，交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女人，和你我一样吃喝拉撒，和你我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女人。

拓跋濬驾崩后，冯氏大哭一段，写得节制含蓄又催肝裂肠。那就是一个普通妻子的哭声。在与李奕交往中，冯氏说她想和李奕一起“种地、养蚕、纺织”，相依相伴到老。这就是一个普通女子的告白。

普通女子冯氏，正是在这一幕幕戏中丰满起来，成长起来，最终成为文治与改革的总设计师。道符之乱后，冯太后在朝堂上的一段话，很巧妙地表现出她内心的转折：“当初朝政混乱，百废待兴，你们男人都到哪儿去了？……今天，还是哀家这个女人坐在这里，怎么就对社稷不利了呢？”

这就是冯太后的觉醒和抗争，从这一刻起，她彻底挣脱了束缚。事实上，她是挣脱了自己对自己的束缚。此后纵横捭阖，阴谋也好，阳谋也好，牺牲自己也好，牺牲

旁人也好，一代太后的传奇，就有了可信度。由此我们也相信，冯氏的胸怀不是天生的。她被生活蹂躏过、捆缚过，所以一旦挣脱出来，就会成为具备非凡力量存在，最终成为北魏“新文化运动”的肇始者。

这本书如果返回重读，你会发现，全书在架构上是有自己的“文化野心”的。

《文明太后冯氏》，起笔是一条河流。黄河转弯处，关于河流与文化的几句闲笔，其实早奠定了全书的基调：冯太后的性格和文化心理的形成，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地理是分不开的。在冯氏身上，生命的根，文化的根，民族的根，这些交织在一起，让一个人的传记，有了文化寻根的意识。

黄河的浩荡之气，赋予了冯氏生命不一样的意义。所以在全书的后半部，冯氏成为太皇太后时，作者专门在风陵渡安排了一段对白。冯太后对拓跋宏说，拓跋皇族的理想就是寻根、寻找民族的根，寻找文化的根。这个根，不在平城，不在草原，更不在大鲜卑山，它就在黄河大转弯的地方。

这就有了对河流和文化的反思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咀嚼。也就是说，冯氏这个弱小女子，肩上要负载文明的流向。她的命运，与文明流向是一体的。“这沉淀和积蓄的不仅仅是泥土，而且是一股力量，一股中华民族摇篮文化的力量。”

冯氏是这力量的负载者，所以她这个女子必然要成为传奇。

石因



《三里湾》：擦一把芳香的泥土

近几年来，有许多作家深入偏远贫困的山乡村寨采风，有的长时间驻村体验生活，在与农村干部群众的亲密接触中获取第一手素材，创作出版了一大批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题材的作品。我陆续阅读了其中的几本，勾起了对农村题材小说的浓厚兴趣，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有幸阅读了中国现代小说家赵树理的《三里湾》。

《三里湾》在评论界、出版界的评价一直比较高。这部提炼民间语言写成的长篇小说，客观地描述了一个时期农民的情感、家庭、社会生活，突出表现了赵树理小说的一贯特色，即坚持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。

小说以三里湾的秋收、扩社、开渠等事件为线索，描写了王金生、范登高、马多寿、袁天成四个家庭的内部矛盾及其相互关系，其中还穿插了三对年轻人的恋爱与婚姻问题，从而反映了我国农业化初期的农村生活风貌。

《三里湾》在艺术上是成功的。从情节安排上看，其借鉴了评书等中国传统小说的手法，开门见山，从头说起，然后“接上去说”，故事连贯不跳跃，结构严密又紧凑。还以“扣子”的手法，使情节跌宕起伏，引人入胜。在人物塑造上，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善用白描，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语言、行动及细节来刻画人物，寥寥数笔就能神形毕肖、呼之欲出。作者善于用“外号”来凸显人物的个性，马家四口——马多寿“糊涂涂”、他的老婆“常有理”、儿子“铁算盘”、儿媳“惹不起”，诙谐地对小私有者的自私、落后、顽固进行了讽刺。小说语言准确鲜明，生动形象，幽默风趣，具有地域化、通俗化的特点，都能确切地体现出每个人的身份、个性及心理状态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。

《三里湾》之所以能将农村生活写得如

此活灵活现，和赵树理常年扎根农村、熟悉农村、热爱农村有直接关系。赵树理是从山西农村成长起来的作家，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户口到了北京，但常年在山西乡村。在他看来，深入生活不是到一个地方待上十天半个月，走马观花，而是要长久地住下来。住下来并非旁观生活，而是要参与进去，投身其中，与群众一起共事。他说：“我想在一个村子里和群众共事能共到走不开的程度，才可以说是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程度的融洽了。”

因赵树理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，当村民说出上半句话，他便能猜到并接出下半句，可以“下笔如有神”。用他的话说，是“写起来一联系到就是一嘟噜，往往会使产生一点得劲之感”。“得劲”是他家乡的土话，其意大略是挥洒自如、状态极佳。赵树理写农村题材小说很“得劲”，能写出丰沛的生活气息、浓郁的泥土芳香。他曾有些自况地说，“不是为了写作才去体验生活；唯其是自己的生活，所以才有许多话要说，说得那么好。”他对写作的理解、对人物的塑造，其实是深深植根于传统民间文化之中，植根于他的亲身经历，植根于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，这是他能把人物故事写好写活的关键所在，也是特别值得当作家学习的地方。

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。作者有生活，笔下才有故事。文学创作方法有千万条，但最根本、最关键、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。我们只有走出书斋，深入到基层和人民群众当中去，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，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，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。

选自《学习强国》

三十五岁建筑师罗伯特·梅特兰驾车在伦敦中心西路立交桥上行驶，在离新建的M4高速公路岔道口六百码处，这辆捷豹已经超过了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限速，就在此刻，前轮爆胎变形，汽车失控撞开路边的栅栏，栽入三条交会的高速公路之间的一片荒地。梅特兰计划爬上路堤，叫停过往车辆。然而，要从这座“岛屿”脱身，绝非想象中那般容易……

作者J.G.巴拉德，英国著名作家。代表作有《撞车》《摩天楼》《太阳帝国》等。

这是日本人气插画师、古生物研究者川崎悟司创作的一本以人体作为参照的“体感型”动物图鉴。全书用多幅生动幽默的插画描绘了爬虫类、两栖类、哺乳类、鸟类4大类，乌龟、大象、长颈鹿、企鹅等二十多种动物的身体结构及背后的演化奥秘，通过将动物的特征与人类一一对比，将专业的生物解剖学知识转化成夸张、冲击力超强的画面，带你走进一场跨物种体验之旅！

作者川崎悟司，插画家。主要著作有《灭绝的奇妙动物》《我的宠物是恐龙》等。



《混凝土岛》



《跟动物交换身体》

在日本人口高龄化、乡村人口流失的情况下，日本政府展开乡村复兴的援助计划，设立了“复兴科”，由受欢迎的公务员新人观山游香、渴望晋升的万愿寺邦和以及科长西野秀嗣组成。面对招募而来的乡村回流人员，复兴科却面临着重重阻碍，乡村复兴计划屡屡受挫。乡村的命运，复兴科的命运，招募回流的人员的命运，都在现实的冲击下，接受着挑战。

作者米泽穗信，日本作家。著作有《再见，妖精》《算计》《追想五断章》等。



《I的悲剧》